

番外書冊

論語日義

五之七

		二八八九	和書門
	七五函	三號	
一冊	九架		類

庫	文	閣	内	
九	二八		和	
函	一八		書	
一	九			
二架	〇冊	三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8893
冊數	10 ( 5 )
函號	191 126

經說



論語古義卷之五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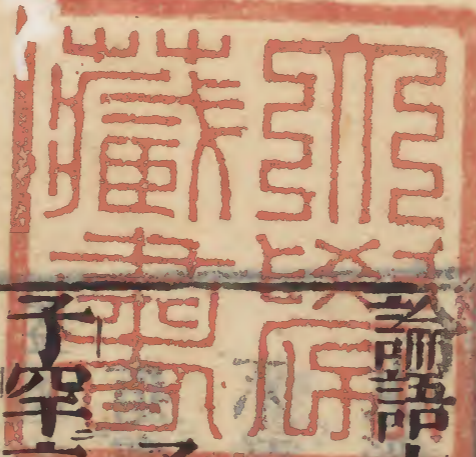
罕者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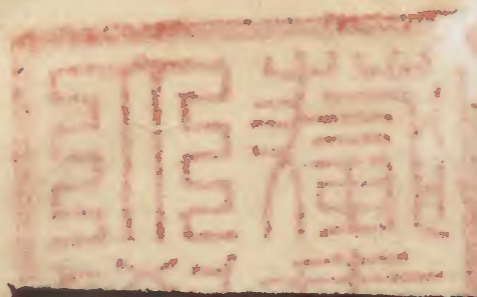
凡三十三章

日東洛陽伊藤維楨述

淺草文庫

言利則害義然利國利民之事則不可不言焉命之理微矣遽語之則必忽人事之近仁之德大矣驟告之則必生輕忽之心故皆罕言之也未子之謹教而尊德也如此或曰論語諸章言及於仁者甚多矣今稱罕言者何也蓋觀詩書執禮皆夫子





所雅言而今存者鮮則其嘗刪去者亦多矣至於

言不則門人弟子謹錄而備記之可知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鄭氏曰達巷者黨名

也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見孔子博學道無一名之聞于世而歎其廣大也子聞之謂門

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執專執也射御皆

藝而御最異其言執御者蓋反言以見道無可執也

道無成體德無成名故知道者雖極天下之博而

不敢自有其道知其無窮也蓋得於內者愈深則

其形於外者愈泯然無蹤凡聳人之觀聽勝人之

口說者皆有所未至也夫子稱堯曰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亦夫子自道也達巷黨人所稱夫子者惟

止於博學無所成名之間而至於聖人之所以為

聖人者則不知形容亦宜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麻冕緇布冠也純

十升布為之外八十縷則其經二千絲也緇布冠以三

四百縷細密難成不知用絲之儉拜下禮也今拜

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

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此章門人記之以明聖人處事之權衡也蓋麻冕

從衆而違禮拜下違衆而從禮其一從一違皆道  
之所在而聖人之行變化無方不拘一偏如此學  
者所宜潛心也

論曰先儒曰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可謂  
謬矣夫事苟無害於義則俗卽是道外俗更無  
所謂道者故曰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故堯舜  
授禪從衆心也湯武放伐順衆心也衆心之所  
歸俗之所成也故惟見其合於義與否可矣何  
必外俗而求道哉若夫外俗而求道者實異端

非之流而非聖人之道也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母無通意者心有所計  
較也必期必也固執帶

也我私  
已也

此言聖人道全德宏混融無跡也無意者事皆自  
道出而無計較之私也無必者行其所當行止其  
所當止也無固者唯善是從無所凝滯無我者善  
與人同舍己從人蓋聖人之心猶天地之變化莫  
知其所以然也

子畏於匡

朱氏曰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  
陽虎嘗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

日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文者謂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寓也茲此也孔子

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子

王既没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將喪斯文不當使我知之今已使我知之則未欲喪之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氏曰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

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天道福善殃淫是謂天有必然之理禍福無不自

已求之是謂人有自取之道智者信之昏者疑焉

夫子嘗曰桓魋其如予何此曰匡人其如予何此

非好為自矜亦非姑為自解也蓋知天之至遠命

之極自信之如此夫由文王至於孔子其間生幾

多聖賢然而斯文之傳不在他人而獨在孔子則

天之生孔子其意為如何哉其愛護保全扶翼佑

助之固宜無所不至矣天之視聽自我民視聽其

理驗之於人事可矣圍於陳蔡畏於匡聖人之遇

厄也亦屢矣然卒不能加害則天之佑聖人豈不

信然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孔氏曰

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太宰見其多能以為聖人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

多能也朱子曰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子聞之曰太

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言大宰能知我事乎我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耳然若君子之學豈在於多哉亦不必多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鄭氏曰牢孔子弟子不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

用故多技藝○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之

君子固有多能者若周公之多材多藝是也然論

其所以為君子者則不在於此何者道德實也多

能其餘事也故古者有其才且自好之則為其事

如無其才又非其好則不必為焉不繫於學之得

失故也蓋一則專多則岐專則成岐則敗夫子所

以戒其多能者欲學者當專務力於道德而不可

馳心於多能也以氣作此其意則與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無知識之意叩發動也叩

不盡也夫子謙言已無知識但

聖人仁天下之心固無窮矣推其心蓋思一夫不

入於善猶已拒之而不誨故鄙夫之空空猶竭盡

其所知不敢有所隱仁之至也而夫子以生知之

聖亦曰王有知乎哉無知也者何也蓋物外無道  
道外無物無內外無隱見故實知道者不自有其  
知以其無有可有者也不實知道者自有其知以  
其猶有可有者也故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大哉  
論曰舊註載程子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  
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  
則道不尊愚以為非也苟如其說則聖賢之待  
人皆以偽而不以誠也豈謂之無意乎豈謂之  
失直道乎蓋聖人之心猶天地之大人在於其中

而不知其大也非降而言卑也賢者之行猶泰  
山喬嶽自守其高耳非引而自高也此賢者之  
所以不及乎聖人也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岐山河圖舊相傳伏羲時河中龍  
馬負圖出皆聖人之瑞也已止也

鳳靈鳥舜時來  
儀文王時鳴於

邢氏曰此章言孔子傷時無明君也聖人受命則  
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則時無聖人也故歎  
曰吾已矣夫傷不得見也○有君而無臣時有矣  
有臣而無君時有矣若使孔子遇堯舜之君其能

為唐虞之治，猶俯地而拾芥耳。奈其時當衰季而無是君，何夫子言之者，蓋感慨之極，不能自已也。論曰：或曰：聖人不言祥瑞，此言鳳鳥河圖者，何也？曰：此非說祥瑞也。假鳳鳥河圖以歎時無明主也。蓋聖人與人而不以立異同，世而不敢驚聽，凡事之無大得失者，皆從舊套而不敢為紛紛之說，以汨人之聽聞。鳳鳥河圖古來相傳，以為聖人御世之瑞，故聖人假之以寓其歎焉耳。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

必趨齊衰喪服冕冠也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也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於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  
此言聖人之仁無物不至無時不然下師冕見章傲此

顏淵喟然歎曰喟歎聲顏子喜得夫子之善誘而仰學問有所成就非歎高堅前後也  
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鑽穿也仰之也鑽之彌堅不可入也在前在後不可執之也此顏子自敘其未受夫子之教之前徒見道之至高至堅恍惚變現無所摸擬而未得道之實處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循循有次序貌誘進也博文以廣知也約



禮以修行也顏子於是得領夫子之教自言如有所

向無所摸擬者始有所據而不能自巳也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顏子於是見道甚明而後知夫子之道

此顏子自叙其終身學問之履歷也高堅前後言

其初從視道高遠而未得其實也博文約禮言受

夫子之教而學問始就平實也欲罷不能以下言

其所自得也凡天下之人資稟聰敏者必遊心高

遠用力艱澁而不知道本在日用常行之間平平

蕩蕩甚至近也其卒也必為異端虛無寂滅之流

唯顏子資稟聰明又能擇乎中庸是以得領夫子

之善誘而弗畔乎道此其所以卒造於亞聖之地

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喪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

欺欺天乎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

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二子在我寧當憂棄

此言聖人之心至誠明也一言之微一事之細俯仰天地無所愧怍素其位而行不願其外死生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但其言平易和緩無迹可尋可見其道愈高而其德愈大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韞匱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之也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

待賈者也朱氏曰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

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論曰范氏之論當矣然後世道微德衰其為士者皆知獨善其身之為義而不知兼仁天下之為德為最大也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記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皆待賈之謂而學者之本分也若夫韞匱而藏者乃異端之流狷介之士所好而非儒者之道也

子欲居九夷九夷未詳其種徐淮二夷見經傳若我日東後漢書已立傳及扶桑朝鮮等名

皆見于史傳夫子所謂  
九夷者恐當指此類  
或人以  
爲陋也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夷狄之地無  
文飾之僞故  
是不若或人之所稱彼所謂陋者反是忠實之所致  
必不凡陋也○按禮載孔子之言曰小連大連善居  
喪東夷之子也又古稱東方有君子之國則夫子之  
語蓋據其實而稱之舊解以爲君子所居則化非也  
如此則夫子有自居  
君子之位之嫌也

論曰夫子嘗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訟也  
由此見之夫子寄心於九夷久矣此章及浮海  
之歎皆非偶設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鈞是  
人也苟有禮義則夷即華也無禮義則雖華不

免爲夷舜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夷無嫌其爲  
夷也九夷雖遠固不外乎天地亦皆有秉彝之  
性況朴則必忠華則多僞宜夫子之欲居之也  
吾太祖開國元年辛酉周惠主十七年到今  
君臣相傳綿綿不絕尊之如天敬之如神實中  
國之所不及夫子之欲去華而居夷亦有由也  
今去聖人既二千有餘歲吾日東國人不問  
有學無學皆能尊吾夫子之號而宗吾夫子之  
道則豈可不謂聖人之道包乎四海而不棄又

能先知千歲之後乎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門人記此以見教之所由始也

論曰德隆則人尊人尊則言傳夫雅頌之叙雖非孔子或亦可能之然在孔子則傳在他人則否詩書之行至于與天地並立而不墜焉則夫

子之功豈不偉乎然詩書易之名初見於魯論而孟子獨言作春秋其定書傳禮記繫易之說未有明據蓋司馬遷輩以著述見聖人而未知夫子之道猶日月之繫天而不關刪述之功故叨云云耳夫夫子未開教之前猶水之在於地中其一開教之後附託有人傳傳相續猶泉源之經疏鑿之功流汎混混不舍晝夜放於四海也豈待著述之功哉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

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言出、入、事、即、子、弟、之、職、喪、事、人、倫、之、本、最、不、可、不、勉、不、為、酒、困、

又、不、足、為、難、皆、夫、人、之、所、能、此、外、別、無、可、稱、何、德、有、於、我、哉、說、又、見、第、七、篇、

其智愈大則自處愈卑而其言愈謙實知道之無窮也於是益見夫子之所以為大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往、也、謂、日、進、而、不、已、舍、止、也、

此言君子之德日新而不息猶川流之混混不已也

論曰孟子解夫子稱水之意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所謂

本者何仁義禮智有於其身而終身用之不竭

猶川流之不舍晝夜日新而無窮故曰日新之

謂盛德夫子取水之意蓋如此或曰孔子之稱

水其旨微矣孟子特因門人之病而藥之非也

孟子取喻流水不一而足蓋其常言而述夫子

之言云爾豈皆因門人之病而發之邪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學而至於好德則其學已實矣然無真好者夫子之所以歎也其苟好德如好色則學之也真得之

也實始不負聖賢之言矣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一籠也

朱氏曰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怠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天下之事進退之差雖小而成壞之跡甚大纔進則雖未遽成然成之機已著纔退則雖未驟壞然壞之端已萌其進其止皆

在已而已耳可不自勉哉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也

夫子之言一也聞之而有惰有不惰正在於信道之篤與否耳今讀夫子之語乍作乍輟若存若亡者非惟志倦氣餒之所致實信道不篤故也苟心之悅道猶口之悅芻豢則何有於惰乎  
子曰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朱氏曰顏子既死而夫子惜之言其力進而未已也  
人之於學其止多而其進少若顏子之方進而

論語

已非全智仁勇之德者則不能大哉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日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此以穀譬學猶周詩所謂比者勉人之及時而進

脩以期其成也言穀必期於實不然則雖至苗而

秀不如蕪穉也況乎未苗以為既秀未秀以為既

實者學者之通患也可不戒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而

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言後生雖年少然自強不

止則其勢不可禦焉豈容

謂新來之賢者不知如今乎然不能自勉至於老而

無聞則亦不足畏言此以警人使及時自勉也

此戒人方年富力強之間當夙興夜寐惕厲勤勉

苟悠悠歲月至於老大則徒自悔焉而不可及故

為學者苟不及時而勤則猶草木當發生之時而

欠灌培之功雖未遽枯槁然幹瘦枝瘁終不能暢

茂焉此學者之所當深慮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法語禮法之語人不能不從然

不改焉則無益

故改之為貴

異與之言能無說乎

釋之為貴

而與也美言順人之意而導之故莫不說

說而

論語

卷之五

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言非遂過成而無可復望也亦

如之何也也凡矣者舍之之辭所以甚警學者也

不從法語不說異與者不可與言者而固不足論

矣其或雖從且說而不知改釋焉則與夫不從不

說者同其歸可不戒乎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言人之不可無志也夫三軍雖聚人心不一則

其帥可奪而取之匹夫雖微苟守其志則不可得

而奪也志之可尚也如此○黃氏翰曰其妻一婦

人也而以死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況志於仁

志於道可得而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緼泉著也緼袍衣之賤者狐貉裘之貴者言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以貧富動其心可知矣不佞

不求何用不臧佞害求貪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

引之以美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未

子路也子路或有其善故言是道當然也何足以為善



輔氏廣曰：伎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恥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為事物之所累者，也能於事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然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遽自以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生於自足，而怠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又言此以警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此言君子之在平世，或與小人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由是觀之，君子之

在亂世不待賢者而後知之，唯方其在平世自能知其為君子而後謂之明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贊智仁勇之為達德也。知者達理，故不惑；仁者心寬，故不憂；勇者善斷，故不懼。此三者道德之全體，而學問之要領也。

論曰：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可見外此更無可成德達材者也。故聖人舉此三者而使學者由此而行之，蓋本於知，全於仁，決於

勇固為學之次第成德之全體始終本末盡矣  
先儒專以大學篇為古人為學之次第而論孟  
次之者誤矣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  
與立未可與權可與者許其人之辭未可與者難其  
專之辭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  
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為志固執而不  
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  
能權輕重  
使合義也

楊氏曰知為己則可與其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  
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特措之宜然後

可與權

論曰漢儒以經對權謂反經合道為權非也權  
字當以禮字對下所以經字對孟子曰男女授  
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蓋禮有下  
定之則而權制其宜者也故孟子以權對禮而  
言不對經而言漢儒蓋以湯武放伐為權故謂  
反經合道殊不知經即道也既反經焉能合道  
天下之所同然之謂道制一時之宜之謂權湯  
武之放伐蓋順天下之心而行之誅一夫紂矣

非弑君也乃仁之至義之盡而非制一時之宜者也故當謂之道而不可謂之權也先儒又謂權非聖人不可用尤非也夫權學問之至要道之不可無權也猶臨敵之將應變制勝操舟之工隨風轉舵若否則必覆師而致溺矣故謂權不可輒用則可矣謂非聖人不可用則不可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言學之不可無權也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何氏曰逸詩也唐棣

核也華反而後合朱氏曰偏晉書作翩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愚按角弓之詩又有翩其反矣之句則從晉書為是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句之辭耳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子借詩之言而反之曰道甚近其以為遠者未之思也

夫子嘗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皆言道之甚近也蓋道外無人人外無道聖人之設教也因人以立教而不立教以驅人亦何遠之有第不知道者自以為高為美為若升天然故視道甚遠而人益難入憫哉

鄉黨第十

高也此門人記夫子之言動以狀一生之行者也  
不止其一言一動固雖不足以盡聖人之德然即  
此可以觀其動容周旋從容中道之妙猶昆  
蟲草木之微雖不足以觀天地之化然即此  
夫子可以識造化發育之功也○尹氏曰甚矣孔  
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  
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  
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

人必為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恂朱氏曰信實之貌鄉黨長

老之所居故天子敬之見其不以賢知教人也其在宗廟朝廷便使言唯謹

爾便使辨也古者大事必謀之於廟朝廷亦政事之所出故必正言而極論之但謹而不放爾朝

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說文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謹也

右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語之不同以見聖

人盛德之至隨處變化各當其可也

君在踧踏如也與與如也君在謂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踧踏恭敬之貌與與威儀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君所中適之貌

賓者周禮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主國之君曰擯用命數之半下於賓以示謙也勃變色貌躩盤辟貌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皆敬君命故也

鄭氏曰揖左人左其手右人右其手趨進翼如也一俛一仰衣前後襜如也襜整貌

鳥舒翼謂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舒君張拱端姪

右記孔子侍君及為君擯相之容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於此可知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如不容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

行不履闕君門中央有闕兩旁有棖棖闕之中過位

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邢氏曰過位過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君雖不在人臣過之宜敬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攝摠也齊衣下縫也朱氏曰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

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

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踏如也等階級也

下階一級則漸遠所尊故解其顏色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復堂下班列之位也

踧踏不恐敬也

右記孔子在朝進退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

蹠蹠如有循主諸侯之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

能舉慎之至也上言上下堂之際鄭氏曰上如揖

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如授謂既授玉而降猶

如授玉不敢忘禮戰色戰而色懼也蹠蹠享禮有容

舉足從狹也有循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私覲愉愉如也

色鄭氏曰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私覲愉愉如也

鄭氏曰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之愉愉顏色之和

右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黃氏榦曰此章

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禮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覲

則又輕矣故其容節之不同也如此○按孔子聘

問鄰國之事雖不載經傳然當時門人親見而直

記之則鄉黨一篇尤可信據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邢氏曰君子謂孔子或曰衍文紺

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緌如雀頭色也飾緣也

蔡氏清曰齋服用紺飾喪服用緌飾此謂不以齋服

喪服之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紅紫間色不正褻服也

飾常服也居服也褻猶不衣則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以為朝祭之服可知邢氏曰袗單也葛精曰絺纈曰

絺朱氏曰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葛精曰絺纈曰縗衣羔裘素衣

鷹裘黃衣狐裘縗黑色羔裘黑羊裘也鷹鹿子色白

服卿大夫亦然或受外國聘享黃  
衣狐裘則大峭息民之祭服也  
褻裘長短右袂

曰私家裘長去漏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

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朱氏曰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  
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狐貉之厚以居狐貉毛濩而漏在去喪無所不佩邢

曰去除也居喪無飾故不非帷裳必殺之  
朱氏曰朝祭之服裳

佩除喪則備佩所宜佩也非帷裳必殺之  
祭之服裳

用正幅如帷要有裳積而有無殺縫其餘若  
褻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裳積而有殺縫矣

冠不以弔羔裘朝服玄冠祭服吉月必朝服而朝吉

月朔也朱氏曰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右記孔子衣服之制蓋聖人之一身動容周旋自

中於禮故門人審視熟察則倣矜式傳以為禮若

前篇所記食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及此篇所記今

多見于禮記皆為是也蓋自孔子發之非盡舉古

禮而行之也其以為雜記曲禮者不深考耳禮記

諸篇與此篇事同者當以此意看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

章寢衣其體也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

一簡單遷坐易常處也右記孔子謹齊之事齊所以交神也不可不致察焉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麤必害人，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若此也。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饘，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餲。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味敗而色失。

飯不食。飯，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以上五件皆足以傷人，故割不正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不得其醬，不食。饒氏曾曰：古之制，飯食者使人食其物，即用其醬，不是氣味相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必有害，故不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合懽，故以醉為度，而不使血氣亂也。沽酒市脯，不食。沽，市也。不精潔，或傷人也。不撤薑食，不多食。按本草薑性辛溫開胃益脾，能通心脾，食中之要藥也。故每食必設，但不多食耳。或曰薑性辛辣能制魚肉毒，故必設，其謂通神明者，蓋依孔子附會之也。

要藥也。故每食必設，但不多食耳。或曰薑性辛辣能制魚肉毒，故必設，其謂通神明者，蓋依孔子附會之也。

右記孔子飲食之節，蓋身者道之所在，養身即所以修道也。欲修道而先輕其身，非知道者也。飲食養身之大者，故聖人謹之。

祭於公，不啗肉。即祭於公所得胙肉，或自食，或頒賜，不俟經宿者，不謂神惠也。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三日則雖祭肉，不食不語，寢不言。皆自食或以分賜，若出則寢不自言，亦所以敬神也。

食不語寢，不言。食祭肉也。答述則寢不自言，亦所以敬神也。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



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朱氏曰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日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物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右記孔子受胙及雖微物必祭之誠意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之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

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七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後其敬長如此

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

儻所以驅逐疫鬼雖近於戲然古禮所公孔子本不欲違

俗且鄉人行之故朝服立下上人位如敬於鄉人禮記有安室神之說蓋漢儒依孔子而附會也

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再拜而送之非拜使者敬所問之人也○宋楊簡嘗作書

與人書楊其再拜附之僕既發忽自思不親拜而書拜是偽也急呼僕返置書案上設拜而後遣暗合于

孔子拜送使者之意學者有若此忠信而後可以言學不則高談性命無益

康子饋藥拜

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大夫之賜禮當嘗其不嘗者慎疾也以實告者不匿

其情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廐孔子家廐也張氏杖曰仁民

愛物固有間左退朝初聞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馬耳

右記孔子平生居家之雜儀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

必畜之

朱氏曰食恐或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

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待食於君君祭先飯

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而後祭今祭而先飯以似君之客已故若為君實食然 疾君視之

東首加朝服施紳禮寢當東首然常時或隨意臥故不能著衣束帶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君命直隨之是又錄入大廟每事問此篇本係夫子平生之行事故此一節前雖嘗備記之非重出

右記孔子受君賜及事君之禮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聖人之待朋友與至親無異朋友之饋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不拜祭肉則拜者尊神惠也

右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尸謂偃臥似外人也居私居寢不尸惡其惰也居不容嫌於持大過也

右記孔子平生之容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素親褻謂數相見貌禮貌也此亦門人記之以具于此篇非重出凶服者式之式負

版者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有盛

饌必變色而作孔子曰作起也敬迅雷風烈必變迅疾也烈猛也雷者陰陽之氣激為天之怒風烈亦非常之變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蓋見事天之誠也

右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上車之索也正立車中不內顧

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遇

論語卷之五

二十五

右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同翔審視而後下止吳氏澄曰

下文山梁雌雉四字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

之三嗅而作

梁橋也時哉言雉之舉集得其時也共與眾皇共之之共同向也嗅晁氏曰石

經作憂謂雉鳴也吳氏曰嗅當作歎字亦篆文之誤也此夫子見雉之色舉翔集因指顧之以示從者子路共之終鳴而作亦有君子見幾而作之意門人以其事浹合于聖人之意故詳記其本末云

此一條與前所記不相類似不可入于此篇豈門人以夫子出遊之間觀物有感而附記於此歟

論語古義卷之五 畢

論語古義卷之六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述

先進第十一 凡二十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

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此夫子據時人之意而述之也

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

禮樂也

周末文勝時人專知崇文而不知尚實故以先進之禮樂謂之野人不知其本出於實以後進之禮樂謂之君子亦不知其既過於華夫子之言亦與

其不遜也寧固之意蓋雖為當時言之然實萬世不易之定法也

論曰世道之升降雖細所關甚大矣故夫子於風俗變革每深寄慨歎焉學者所當詳之也由是觀之世所傳逸禮戴記等書頗傷繁縟日有與論孟不合者謂之有先王之遺意則可謂之先進之禮則未可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昔日弟子從孔子厄於陳蔡者或仕或死皆不在門故孔子憶當時相信之難得而歎之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

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

夏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其其所長分為四科

論曰德行者聖學之全體兼言語政事文學三者豈可作一科言之哉而三者亦不本於德行則言語雖可聞徒辨而已矣政事雖可見徒法而已矣文學雖可取徒博而已矣不足以為學也孟子稱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而三者皆在德行科則聖人之學者可知矣後世之論學或異乎此不知所謂學者果何事哉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物我若子夏之起

因疑問而有相長也

此聖人得顏子而深喜之辭蓋顏子於夫子之道神會妙契不止若芻豢之悅口而終日所言無所違逆故夫子云然○夫聖人之言猶天地之大也高者知其高卑者知其卑若子路樊遲猶或疑或不悅况其他者乎唯顏子之賢為能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故凡讀論語者於夫子之言當反省其悅與否以自驗其所造之淺深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問離

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其處於異母兄弟之間宜問言之所易入也而閔子誠孝惻怛有孚於人者故人亦不以異母兄弟之言問之於閔子孝之至也

南容三復白圭詩大雅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此言有意謹言者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孔門賢者不為不多而孔子以南容之謹言妻之以其兄之女何哉夫言者君子之樞機與戎出好

皆其所招進德修行亦其所致苟易其言則雖聰明才辨超出於人然難保其能修身飭行不陷於禍此夫子之所以取於南容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詳見前篇哀公問章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孔氏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夫子之

車責以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

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

行也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故言後

顏路請車想非請其必不可請者而夫子之於顏

子奚惜一車蓋喪可以稱家之有無而朝廷威等

不可少損此夫子之所以不許其請也顏路之請

夫子之不許一毫無所顧慮蓋師弟子間其誠心

實行如此後世之所不見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噫傷痛之聲

此悼顏子死而歎學之將絕若天喪予也

論曰自古王者之興天必與之賢佐聖賢之興

天亦必生之羽翼兩者必有奇遇夫發聖人之  
蘊而萬世無窮者顏子其人也今而早歿夫子  
之發嘆也宜矣嘗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  
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顏子之歿實係  
于道之興廢而非惟厥躬之不幸故夫子同其  
歎顏子亦大矣哉

顏淵歿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慟哀過也曰有慟乎哀傷

之至不知凡知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夫人謂顏淵

此夫子哭顏子不自覺其慟言其歿可惜哭之宜

慟非他人之比也

論曰宜哀而哀宜樂而樂皆人情之所不能已  
而雖聖人無以異于人故人情者聖人之所不  
廢也苟中其節則為天下之達道不中其節則  
為一人之私情求之人情而所不安者聖人不  
為也故滅情與縱情其為罪也均矣大學書曰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宋儒錄此遂以聖人之心為靜虛為無欲為明  
鏡止水而不知聖人之心以仁愛為體禮義為

所為天下萬世人倫之至也若以大學視之則  
夫子哭顏子不自覺其慟不免為心不在焉故  
予嘗以大學為非孔氏之遺書者為此也

顏淵歿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非禮也

門人厚葬之子曰同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此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言非我之所當為

亦猶夫二三子也蓋夫子自貶之辭

以上五章門人記之以見顏子默契夫子之道非  
他人比也蓋喪具稱家之有無禮與其奢也寧儉

君子之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以財門人徒知愛

顏子而不知所以愛顏子惜哉顏子門人猶不免

於厚葬之非則後之行禮者其可不監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

未知生焉知死問事鬼神者疑祭祀得饗與否也夫

子抑之使專盡事人之道也子路未

達故又問死以為人死而為鬼若死而無知則祭祀無益夫子又抑之使專務知生之道也生者謂生存之道也

此言能事人則得事鬼能知生則得知死其意蓋  
若曰務事人而勿諂鬼神盡生存之道而勿求死



之理也夫子抑之深矣蓋仁者務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智者不求知其難知苟用力於人道之宜而又能盡生存之道則人倫立矣家道成矣於學問之道盡矣何謂生存之道凡人上有父母下有妻子而身之成敗家之存亡事固百端能識其不可不務而戒謹恐懼勿敢荒廢則謂之知生也論曰夫子於鬼神之理未嘗明說及平答樊遲子路略露其意而於死生之說終未嘗之言蓋非不言之本非所以為教故不言也此夫子之

所以度越群聖而為萬世生民之宗師也記禮之書屢載夫子論鬼神之言繫詞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可知皆非聖人之言也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剛強無含蓄氣象故有不得其死之理○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有日字聞聞和也行行剛也侃侃直也夫子之於門弟子道並行而不相悖各因其材而成之於是可見矣但如子路之行行非聖門中和之氣象故因以戒

之○夫子嘗有才難之歎蓋朝廷之治學問之傳必得藉英才以振其頽綱尋其墮緒而四子之賢皆任道之器有待之材有慰乎夫子欲反唐虞三代之盛之意故樂焉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

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改作府藏意必有可已而不已者故閔子以是諷之

子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子蓋善其不欲勞民改作也

言貴乎中而不貴乎華其中者不妄發妄發則不必中改作長府不見經傳未必不由閔子一言之

助也夫言激而發露者能疎人之聽然必有弊温而含蓄者雖未遽疎人之聽然人不能不服故言不患不激而患不温閔子之氣象可想見矣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子路氣質勇剛不足乎中和故其發於聲音者

亦如此蓋惡其不類聖門之氣象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

未入於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以此解之言不可以此忽之也升堂未

入室喻子路之學雖造高明正大之地然未入從容自得之域也

夫子論人每因瑕索美就有過而求無過故編者並記此以示夫子之意夫聲音之失微矣然夫子

遠聞而深警之則遊於聖人之門者可以想見其氣象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曰然則師愈

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與勝也子曰過猶不及人皆以過為優不及為劣故夫子告之如此蓋人以中行

為至二子之行雖有過不及然其矢中行則一也

此以師商二子其品相等而其才相反故子貢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

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

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徒知不及之為不及

而未知過之為患也若二子失於過與不及亦局

於其氣質之偏而學問之功不有以勝之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位有官上其富宜矣今季氏以魯國之卿富過於周

公而冉求又為季氏宰為之急賦斂以益其富也此

不言季氏富於魯公而言富於周人者蓋記者微意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夫國家之所以足財用者亦為民而已冉有以政事所稱其為季氏聚

歛而附益處置調度當有其方未必如後世貪吏  
 所為然季氏富於周公則為冉有者宜為之散粟  
 施財以救其民為急而反附益之此夫子之所以  
 深責之也夫損下以益上適所以損夫上也冉有  
 之意本在於為季氏而不知所以為季氏不亦可  
 惜乎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朱氏曰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

參也魯

魯鈍也

也辟

朱氏曰辟便辟也謂君於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嗇

朱氏曰嗇粗俗也傳稱嗇者謂俗論

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今從之

此責備賢者之意學者不可以夫子之言少四子  
 也輔氏廣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辟則遺  
 其內粗俗則略乎外皆生質之偏也夫子所以言  
 之者欲使四子自覺其偏而歸於中耳凡聰明者  
 所見雖快所造則淺方涉其藩而自謂入其奧者  
 多矣曾子魯鈍初苦其難入而不敢有易心故其  
 造反淺矣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空匱也言其近道乎不然何能屢至於

空匱而不改其樂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言天命也殖生也

貨殖謂貨財自生也子貢雖不務求富然其才自能致富故曰不受命也億意度也中謂中理也言其才識亦能料事而多中也

人之於貧富有義而已矣苟合於義則可以富可以貧然亦有命非超于貧富之表者則不能泰然自安焉夫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苟有所致而至者雖義而非命也若子貢之貨殖固非世之豐財者比然不免有所致而至故可謂之不受命而不可謂無義也是子貢之所以不及顏子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善人之道者謂善人之所道也子曰不踐迹亦不

入於室不踐迹不欲循古之成法也不入於室不求以入道之精微也善人之所道如此

善人者行善而不倦其德有足稱焉者故舉世仰慕焉子張好聞故以善人之道為問夫子言善人之所道惟欲其自善而不好踐古之成法亦不求入道之蘊奧以是為道是其所以止為善人而其德不足法也蓋雖以善人之資然不由學焉則其卒也必不免於自私自用智此蓋論善人之道云爾非論善人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朱氏曰言但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袁氏黃曰人知浮言不可信乃不知論篤亦不可信此夫子警切之詞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凡為子弟者當而謙卑遜順不可自專子路性剛故戒之若冉有之資則失之於弱故從其所問而不抑之也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

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猶兼食兼道之兼謂加倍於人也

此言聖人之教人或進或退各有其權猶天地之道陽舒陰慘各當其時萬物自生成長育於大化之中也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但問同而答異故子華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就二子之意孰能識之後世為人之師者大類欲以己性之所能而施之于天下之材亦異乎夫子之道矣故不知為師之道而為人之師則必賊夫人之子可不謹哉

子與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何

敢死朱氏曰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闕而必死也

觀此言足見夫子若不幸遇難顏子必敢死而不

顧身夫子愛護之厚顏子契合之深俱在於道而

非恩義兼盡而已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與非常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以道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謂能格君心之非而非道不

矣具臣謂備臣數而已曰然則從之者與言然則二子可從君之所欲耶子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言小事雖未必不從然大義所在亦決不從也

朱氏曰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

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汲許二子以死

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

觀夫子論大臣以人品而不以位道仲矣雖位在

一命不失為大臣道屈矣雖位在三公不免為具

臣揚雄以大臣許魯兩生則知雖帶帶之士苟有

其器則亦可以為大臣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學

不足遠使之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

書然後為學言費之邑有民人有社稷可以為政此即學也豈特以讀書為學哉子曰

是故惡夫佞者佞者變亂是非使人迷惑子路之言似有理而實足賊人故夫子激斥之也

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

之本在於修身而後及於治入其說具於方冊讀

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

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

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論曰夫書所以載前修之彛言懿行也故不讀

書則昧於得失之迹而無應今日之務蓋依舊

則易為新學古則能制今不多畜前言往行而

能治國安民者未之有也但讀書之法有正有

俗有善有不善學者不可不察焉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曾參父名點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爾母吾以也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也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女居常則言人不



知我如有用女者則何以爲治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

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力也夫子西之攝管束也二千五

爲族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也哂微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足富足也冉求

不能得方六七十或五六十里之地而治之自能富

足其民若禮樂固非已所能當待有德君子以任其

責焉夫子於冉求之言無貶詞者蓋許之也下倣此赤爾何如對曰非日能之

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赤又

有之言而言非日能之願學焉者將述下事先叙謙

辭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衆類日同端

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有大相有小相

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

其志也希聞也瑟爾投瑟之聲舍曰暮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

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暮春季春今之二三月

暮春時也春服單袷之衣禮二十而冠末冠曰童加

水名在魯城南朱氏曰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

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

歌也點蓋深厭周末之膠擾而有慕治古之淳風故

虞三代之盛之意也三子者出曾哲後曾哲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

同對而夫子特哂子路故曾點疑而問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

之讓之辭故夫子哂其不相稱唯求則非邦也與安

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此以下亦夫子之

兩二子之意言冉有志於治國而其唯赤則非邦也

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公西華不敢斥言諸侯且願為小相皆其言之謙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

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

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

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

只在此

論曰聖人之學有用之學也苟於經濟之務有

所不足則讀書雖多辨理雖明不足為貴也二

子之言自後世觀之固似規規于事為之末而

不要其極者然所志所言皆其實事而非後世

驚空文遺實用者比乃有用之實材也若夫點

之言志悠然自得從容暇豫實有鑿井而飲耕

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之氣象夫子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禮記載夫子之語亦曰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若黠者蓋雖非中行之事而亦與夫放浪物外者固不同矣暗有合於聖人之意故夫子不覺發歎而發與之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此夫子以仁天下之道告之也克勝也已者對人之稱復反復也克己者猶舍己從人之意言不有己也克己則汎愛衆復禮則有節文故能汎愛

入而亦能有節文則仁斯行矣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 一日謂志初興起之日也言能一其仁沛然不可禦也末復言我欲行斯仁至矣之意以決之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且條目也若六言六蔽五美

事之專顏子既得聞大綱故復問其條自蓋欲兼其詳而盡之也故夫子舉此四者告之言能如此則仁為己有而不失焉即易所謂君子以非禮不履之意於是顏子速契其旨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不疑也

顏子王佐之材故以仁天下之道而告之實與損

益四代之禮樂以答為邦之間者相表裏焉蓋仁之為德慈愛惻怛之心內外遠近無所不至在家則行于家在邦則行于邦在天下則行于天下雍裕和穆之風浹乎肌膚淪乎骨髓若堯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舜之百揆特叙四門穆穆是也蓋克己仁之本復禮仁之地非克己則無以得仁非復禮則無以存仁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修身即所以存仁也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修身之功其大矣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出門所謂

出則事之公卿也如承大祭即民不可慢之意言以禮存心則仁為己之有也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此言求仁之要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言得仁之效也詩所謂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即此意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亦直受夫子之言而不敢疑故門人錄之以與顏子儷矣

仲弓之材亞於顏子故夫子亦以仁天下之道告

之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執事而敬也已所不欲勿

施於人行恕之方也既敬且恕則仁斯行矣所以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也

論曰孔門諸子於仁之義知之孰矣然於為仁  
之方則或末也故弟子之所問夫子之所答皆  
其為仁之方而一無論仁之義者譬諸種花仁  
中則花也為仁之方則其灌溉培植之法也凡弟  
子之所問夫子之所答皆其灌溉培植之法而  
未嘗有言形狀色芳者也後儒專從論語字面  
求仁之理是以灌溉培植之法想像花之形狀  
色芳也故其於仁或流于虛靜或陷于把捉蓋  
以此也及孟子時道衰學廢天下之人非惟不

得其方亦且併與其名義而不知之故孟子為  
之諄諄然指示之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  
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  
所不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故欲求為仁之方者當本之論語而欲明其義  
者參之孟子可矣

司馬牛問仁子司馬牛孔子弟子子曰仁者其言也訥難  
也仁者德全于內故言不易于外蓋牛  
之為人多言而躁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其言也訥  
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牛意仁道至大

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再問之而夫子又告之以此言  
仁者專務力行而不以易為之故其言不得無訛苟  
易其言則無而難也夫古之所謂易者其言必曰其言必  
由以入德矣夫入德之言不若就仁者之行而  
曰夫子每答門弟子問仁必舉仁者之行而告之何  
也蓋仁無形也泛論仁之體不若就仁者之行而  
論之之明而易知也故或舉仁者之心而告之或  
就仁者之行而言之如此實是也○朱氏曰牛之  
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然以為  
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  
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不憂不懼非仁

所以為君子也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疚病也言反觀於己心無所病則胸中洒然理直氣強何憂懼之有

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

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朱氏曰有憂懼

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胖

何憂懼之有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按左氏傳宋有司馬牛杜預以為桓

魋之弟今據此章牛實無兄弟明矣左氏所稱別是一人也家語謂孔門司馬牛即是也蓋依左氏而誤

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次生有命富貴在天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次生存以富貴利達皆天之所為命之所至非人力之所能遷何為安憂君

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敬以事而言君子敬其事而無失接人恭而有禮則人必親我

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也何以無兄弟為患

天命不可不順受人事不可不自盡故知命者自

盡其在己者而無有一毫期望之心又無有一毫

怨悔之意若子夏之言可謂達天知命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

也已矣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已利害曰膚受之愬也譖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夫子以二者不行最難其人故兼遠而言之

朱氏曰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

信之深矣愬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

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

明而不蔽于近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有恒產則非心不生武備克

修則民心不搖教民以信則國本固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

論語古義 卷之六 三

者何先曰去兵

言兵者保國之要不可去然食足而信字則無兵而可守故兵可去而食

與信不可去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

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言食者人之天無食則死然死者人之所必有

無信則人道不立故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

張氏斌曰生則有死人之常理至於無信則欺詐

相奪無復人理是重於死也夫食與兵固為急務

然信為之本無信則雖有粟而誰與食雖有兵而

誰與用哉○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

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又勝故

為此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

所以論君子者失之一偏而不能無善夫君子之言為世模楷不可不謹焉而其善則雖駟馬不能

追此可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皮去毛曰鞞言文質兩者不可相無而文貴質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者在文而不在質譬如虎豹之鞞

與犬羊之鞞無以異也若盡去文而獨存質則君子小人何所分哉

夫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文而已矣而所謂文者

謂文質適均之文非對質之文也所謂郁郁乎文

哉是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貴賤尊卑各有等威



謂之文非文質彬彬則不可以謂之文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與野人無異豈足主張風教維持世道哉此千貢所以隘子成之言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用謂國用有若對

曰盍徹乎鄭氏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愚按周禮鄉遂用貢法都鄙

用助法皆一夫授田百畝蓋通貢助二法而用之其實皆什一也故謂之徹有若以為一行徹法則上下均足不至饑乏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魯自宣公初稅畝又每畝

取其二故曰二哀公因有若之言又言其不能徹之意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君以民立無民則無君故百姓足則君自足百姓不足則

君亦不足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八公之厚飾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是謂君民一體有若所謂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是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

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

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

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

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

推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

惡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為乎

子張問宗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從義宗德也主忠信則宗德

之基立矣從義則宗德之功速矣而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死生之命由天非人之所能短長也而常人之情愛人之甚欲

其常生及其惡之也亦欲其死此非惑乎苟辨之則凡似此之類皆不肯為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

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

非崇德則無以得學問之實非辨惑則無以見學

問之功皆學者之切務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景公名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為政以彛倫得敘為本當是之時齊國君臣父子皆失其道故夫子以此告之公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言必至死後

朱氏曰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

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為政之本在於

君臣父子各得其所而不紊苟不求其本而唯末

之圖則施為雖當條令雖明豈足以善其國乎益

夫子為景公問政而對故其責成專在君上惜乎

景公知善夫予之言而不知反求于其身此齊之  
所以卒于亂也若後之人君讀此而不知反求於  
其身則又一齊景公也不亦悲乎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孔氏曰猶偏也  
片言半言折斷也

此言子路之為人氣質明決能得聽人之片言以  
斷其誠偽可見其有政事之才也故曰由也果於

從政乎何有

子路無宿諾

朱氏曰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  
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類記  
之○古本或以此別為一章至於邢氏  
連合上章今又別為一章以復其舊云

子路忠信剛果急於踐言而不慢人之約小者如

此大者可知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言治民者皆以聽訟為能而不知使民無訟之  
為至故明人記之以明正其本清其源則自無訟  
也○陳氏櫟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  
民而民自不爭無訟之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  
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朱氏曰居謂存  
諸心行謂發於

不願乎其外，則自無倦。視之猶已事，則必以忠無倦，則見功速矣。以忠則事必成矣。此二者為政之至要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重出例見前篇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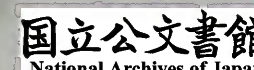
君子之心善善長而惡惡短，故人之有美名也褒。

稱揄揚以欲成全其事，其有惡名也分疏恕宥使  
其不終為惡。人舜之隱惡而揚善，其事亦相類。小  
人之心刻薄而忌善，人有美名則發摘隱伏以沮  
壞其事，有惡聲則文致羅織以證成其罪。君子小  
人用心不同，每每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君者本也，民者末也。表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澄。故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記曰：堯



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大凡聖賢之論政反其本皆如此通下二章皆此意云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治民之方在德不在術凡民之非心皆上之所使苟為上者帥之以廉恥則民皆感化雖賞之使為盜而民亦知恥而不竊又何患盜康子徒意弭盜之有術而不知反其本夫子正其本而告之其意

切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

善者自善矣若夫不善善而徒欲必去惡則惡者不可勝去而善者亦不得成矣康子益欲殺惡人以成善人而不知成善人則惡人自化故曰子欲

善而民善矣未又設譽以高民之易化而感乎甚速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謂內有其實名譽自達也子曰

何哉爾所謂達者夫子疑子張所謂達者未必達之本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之所言達者如此也子曰

是聞也非達也聞者謂致飾乎外以致名聞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

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質直好義則不事矯飾察言觀色則不自滿假慮以下人則不敢自高此皆修己自謙不求人知之事然能如此則德修于己而人必信之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

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善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達其本心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故名譽雖著聞於時而實德則病矣

夫聞達之辨明而後學者之志定矣聞者虛于中

而聲于外不務于實而務于名達者足于此而通

于彼自修於中而不求人知乃誠偽之所在而君

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凡後世所謂達者皆聞也而

非達也學者宜審擇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惡也

脩者治而子曰善哉問遲當從遊之際忽發切而先事後

而去之身之問故夫子善其問

言言一

得非崇德與先勞於事而後得其報則

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脩惡與

專於治己之惡而無意攻人之惡則視其惡分明而無所匿矣

朝之忿忿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此惑之甚易知者而人情之所或不

免若辨其為惑則其他似此之類皆得能辨之

此雖因樊遲之病而告之然聖人之言實萬世之

典則學者之懿範人人所當佩服者也而視前所

告子張者其言切其旨厲蓋由樊遲之所問益切

於為已也學者其可不淡味之哉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

通於

既達其理矣但疑知之德不止知人也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此言知人之德甚廣也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

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此專疑

知之語

子夏曰富哉言乎

富盛也言夫子論知之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

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皋陶舜時為士官伊尹湯相朱氏曰不仁者遠言人

皆化而為善不且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

此章知人以下專言知之德甚大也樊遲之所疑

夫子之所答子夏之所述皆在於知矣遲初非疑

仁知之相悖夫子亦非兼仁知而言也夫子嘗答  
哀公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意哀公徒知舉錯  
得當則人心服焉而不知一言之中亦自有舜湯  
治天下之盛如此其大也由是觀之則凡聖人之  
言皆隨觀者之淺深而為之廣狹如此學者其可  
不盡心哉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此言交友之道在於能盡其心而告之又善其說  
以道之然其人不可則暫止不言亦俟其自悟若

數而無節則返致嫌厭勿自取辱可也○朱氏曰  
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交通在末  
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不信誠之不至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言君子不徒會友其會之也必取講磨之益無友  
不如已者其友之也必取輔仁之人此君子之所  
以日新其德也

論語古義卷之六 畢



論語古義卷之七  
子曰民無信不立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論語古義卷之七

日東 洛陽伊藤維楨 述

子路第十三 凡二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治民在於先修其身請益使民在於躬勤其事

曰無倦為政之道先之勞之工言盡之卒故及其請益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道在邇而事在易故知道者不求諸遠而必求諸

邇不求諸難而必求諸易知其要在此而不可易

也以身先之則民勸矣否則事廢以身勞之則効

速矣否則功不成若夫子之言可謂邇且易也然  
勤而不倦焉則治必定功必成矣其要唯在甚煩  
積久不求近効若求近効則怠心必生前功盡廢  
故及子路請益唯曰無倦真藥石也哉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有司屬吏也宰衆

率作則下無廢職赦小過過失誤也赦之則人舉賢才舉賢才則

人有所勸而政治明曰為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

知人其舍諸仲弓謙言吾明不足以知中之賢否所

舉爾所知者苟實好賢而欲舉之則爾所不知者亦將有人以舉之而自無遺賢矣

此三者為政之大要也夫上者下之綱也綱不舉

則目自弛上無所倡則下必怠故以先有司先之

過誤不宥則刑罰濫而衆心畔故赦小過次之賢

才國家之所倚賴苟不舉之則家猶不可治況國

乎況天下乎故欲治天下者當與天下之人共治

之欲治一國者當與一國之人共治之欲治一家

者當與一家之人共治之仲弓知專求於已而不

知與人共焉苟不與人共則季氏小邑猶不可治

況天下乎此所以舉賢才而終之也

論曰夫以無人材為憂者庸主之通患也天下之廣不患無人材不在於上必在於下不在於朝必在於野苟好賢甚則群賢彙征如拔茅茹豈有無人材之患乎嗚呼若夫子之言意直心廣足以牢籠天下之人材尚何無人材之為患哉郭隗說燕昭王意近之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衛君謂出公轅子曰必

正名乎名者實之表名一違則其實畢差故政以正名為先子路曰有是哉子

之迂也奚其正迂猶遠也言非今日之急務子曰野哉由也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責子路不能闕疑蓋君子以知為知不知為不知而不

言之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

措手足此言名不正之弊也事不成猶曰不成事體蓋百事順成而後禮樂可興若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而政治乖繆刑罰不中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此言名之不可不正也於其言猶云於其名稱也

為政固多術矣然在衛國則莫急於正名若名一不正則下五者流弊自至百不可為方是時衛世

子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  
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乃立蒯瞶之子輒以  
拒蒯瞶輒乃仇其父而禍其祖名之不正孰甚焉  
也孔子正名之言在是時實為急務  
論曰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出曰  
夫子不為也而觀此章則夫子亦非不為輒者  
蓋子貢之言語其常也佛肸弗擾之召夫子皆  
欲往此聖人不棄物之仁也向使輒誠心以待

而之虛也委之則夫子豈不可助之乎正名之  
舉亦豈有難為者乎胡氏以為夫子為政必將  
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其論正  
名矣而非人情不可從也中庸曰君子不動而敬  
而不言而信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蓋  
聖人神化之妙不可以言議意測之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種之曰稼斂之曰圃種菜之處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禮以別上下辨貴賤故民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義以制可否則明上好信則民莫敢

不用情情猶實也信以朋虛偽夫如是則四方之民

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

禮義信三者大人之事也蓋上好之則下亦以類

而應速於桴鼓疾於置郵可以鼓舞萬民可以風

動四方第患好之不篤耳若夫勞心細務而不知

道以維持天下者乃世俗之所務而非聖門之所

謂學也夫子不面責其非而必待其出而言者蓋

面責其非則彼固不得不從然或恐拂其意而聽

信之不篤彼若聞夫子竊議已之非則羞惡之心

生於內而悔悟親切自改之也必矣是亦夫子之

仁也

論曰聖門之學經世之學也古之聖賢隱於漁

釣者有矣隱於版築者有矣若稼圃之事固土

之所不羞為者然在孔孟則鄙樊遲稼圃之間

斥陳相並耕之說專以繼往聖開來學為教濟

天下立綱常為道若版築漁釣之事固不得已

之事也可知遷世為高者非知孔孟之心者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  
雖多亦奚以為專獨也言政大事也使難事也讀詩而有得則達於政而能使事也  
詩之用廣矣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可以  
興則足興好善惡不善之心可以觀則足察人情  
識事變可以群則溫厚和平之心生可以怨則乖  
戾褊急之心消好善惡不善則為政之本立矣察  
人情識事變則為政之用備矣溫厚和平之心生  
則得盡其言乖戾褊急之心消則與物不忤故可  
以達於政可以奉使獨對也○程子曰窮經將以

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  
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聖賢治人之常法不如此而能治人者未之有  
也蓋先王之治詳于德而略于法知法之不足恃  
也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能修其本則末自  
從之天下無難為者故聖人論治平之道其言每  
皆甚易而近者蓋為此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二國雖衰亂之甚然猶有二公之遺風故曰兄弟也亦魯一變至於道之意其在當時誰謂齊晉之強不如魯衛之弱然魯後齊晉而亡衛之子孫至漢猶在則王澤之遠亦不可誣也聖人之言可信也夫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公子荆衛大夫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

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合聚也完備也朱氏曰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

盡美累

其心也

此夫子稱公子荆以示居室之道也○朱氏曰常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墻傾壁倒全不理會于荆自令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故聖人稱之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冉有曰既庶

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民不至匱乏則老幼得其養而民生遂

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

民知孝弟之義則上下得其所而民心正

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心也夫子適衛見其庶而嘆

言言一曰義  
卷之十  
之蓋有悅其國無沴戾生齒繁殖故及冉有之問  
而欲富之而教之也人之生也既庶矣而不富之  
則民無恒產因無恒心故加之以富既富矣而不  
教之則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違於禽獸  
幾希故加之以教夫庶矣而不知富之則是以草  
芥視之也富矣而不知教之則是以禽獸畜之也  
豈聖人仁天下之心哉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暮月也許氏謙曰暮月而可謂興衰檢亂綱  
紀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此蓋夫子為門人釋其疑也當時佛盼之召夫子  
嘗欲往公山弗狃之召夫子又欲往門人多疑之  
故言此以明其意當與後篇吾其為東周乎章參  
看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為邦百年言相繼而

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  
為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  
古有此言  
孔子善之

夫子言勝殘去殺乃非以善人仁厚之至而百年  
相繼之久則不能非可且夕矣其效也故曰誠哉  
是言也是非與善人而遲其化蓋門人記之以起



下章之意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世者指其世而言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謂之必世則非子孫相繼之比謂之仁則亦非止勝殘去殺而已蓋王道以仁為本一夫不得其所非仁也一物不得其所非仁也上自朝廷及於海隅之遠歡欣愉悅合為一體百官都俞吁咈於上黎民相愛相安於下融如溢如莫不自涵濡於王澤之中是仁之至王道之成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入何饒氏魯曰從政與為政不同為政是人君事從政是大夫事夫子此言蓋為大夫而發

此又言治人之常道故編論語者不厭其屢見而

數出也

冉子退朝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

子曰何晏也

晏晚也對曰

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用

也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必與聞之

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者

故夫子為不知者而曰其事也當時非惟季氏恬然不知其僭而已雖再有與聞夫子之教亦矇然不以為非夫子知其漸不可長故特顯白言之不獨警季氏教冉有亦欲使此義不晦於天下萬世蓋春秋之意云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

若是其幾也朱氏曰幾期也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期必其效人之言曰

為君難為臣不易當時有此言也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

一言而興邦乎夫子言若因此言惕然警省則豈不可以期必於興邦乎曰一言

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

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言他無所樂惟樂此

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

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

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

而興喪之端分於此然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

之○愚謂為君難之戒專在守成之君為切矣若

創業之君本起自寒微備嘗艱難不須深戒第守

成之君素藉祖宗之業生長安富之中優游暇豫  
不知自戒故此言專戒守成之君也凡人主之憂  
最在於不得聞善言臣之於君亦直言難進諛言  
易入故古之明君必自尊其臣而使得盡其言若  
不然則雖有剛直之臣而不得盡其能況樂其言  
而莫予違也則嘉謀在前而不知賊凶在後而不  
覺一言而喪邦不其然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而近則其舉易見故實惠及民則近者說至誠能感

物故誠意積久則遠者來夫為政以得人心為本  
故夫子欲葉公以此驗民情而自考其得失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莒父魯邑名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張氏栻曰欲速則期于成而所為必苟故反不達  
見小利則循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胡  
氏寅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  
可以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  
之病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直躬直身而行者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  
有因而益曰攘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隱非直也然父子相隱人情之至也人情之至即  
道也故謂之直苟於道有合則無往而不得故曰  
直在其中矣入太廟每事問曰是禮也亦此類也  
論曰舊註謂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非也此  
以人情天理岐而為二夫人情者天下古今之  
所同然五常百行皆由是而出豈外人情而別

有所謂天理者哉苟於人情不合則藉令能為  
天下之所難為實豺狼之心不可行也但在禮  
以節之義以裁之耳後世儒者喜說公字其弊  
至於賊道何者是是而非非不別親疎貴賤謂  
之公今夫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非直也不可謂  
之公也然夫子取之者父子相隱人之至情禮  
之所存而義之所在也故聖人說禮而不說理  
說義而不說公若夫外人情離恩愛而求道者  
實異端之所尚而非天下之達道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

可棄也夷狄不可棄勉也其固守而勿失也

恭則不敢肆敬則不敢慢與人忠則不敢忽人之

事此所以求仁也蓋仁者實德也由規矩則得不

由規矩則不得故夫子以君子修身之常法告之

於求仁之方至為深切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

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則所以為士者備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宗族鄉黨之間

俱稱其孝弟則其行之善可見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

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朱氏曰果必行也硜

小人者蓋以其識量拘泥而所見甚小也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貢又問

政者於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噫心不平聲斗

竹器容斗二升量之小者筭數也毀其無一善之見於世也

子貢以行己有恥不辱君命難其人以為以此為

士則自此以下者不足為士然則人或棄材故

再問其次至於今之從政者如何蓋舉其所不滿

意者而質之夫子也孔門之學者不敢自是已意

言言可一也  
輕可レ否レ人也如此

論曰孝弟實德也忠信實心也故聖門之教必以孝弟爲本忠信爲主而今以此爲士之次者何哉蓋聖門之學有用之實學也苟德之不弘材之不宏則設令孝弟可稱忠信可取然徒善其身而已不足以及入故爲士之次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

有所不爲也

行道也進取進而取道也朱氏曰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

餘

其

任道之重非中道之士則不能然既不可得則必欲得狂狷之士而教之蓋狂者志意高邁欲直入于聖域可與進道之量而次于中道者也若狷者行潔節苦雖一毫不義之事不敢爲又可與守道之器而次于狂者也此夫子之所以取之也若夫庸常之才委靡不振不堪任此道之重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南國之人恒常也無恒謂有始而無卒也巫爲人祈禱醫爲人療病若其心無恒則無爲人之實故雖巫醫之賤彼猶不可爲之  
夫子所以善其言也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易恒卦九三

爻辭承進也此又言自受其羞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張氏氏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

待占决而可知也

常久不易之謂恒有始有卒之謂恒其事雖易而

守之甚難若反此則百事不足待焉故雖巫醫之

賤役猶不可為況為聖人之道者其可不自恒其

德乎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心和故與物不忤從義故

不得必同小人反之

君子之事仁義而已矣和則不失物不同則不失

已此可以見仁之成德而義自在其中矣○朱氏

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乖爭忌克之

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理而無阿諛黨比之

風小人反是此二者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

小人情狀之隱微自古至今如出一軌如韓富范

公上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至卒未嘗失和氣王

呂章曾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隙無不至

亦可以驗聖言之不可易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

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輔氏廣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人鄉人皆惡恐是詭世戾俗之人故皆以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己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己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必其人之賢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sub>レ</sub>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末二句乃解易事難悅之意下文傲此小人

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入也求備焉

輔氏廣曰君子持己之道甚嚴而待入之心甚恕小人治己之方甚寬而責入之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君子貴重人材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守<sub>レ</sub>已儉而不以能先入故泰而不驕小人恃



其有而不以約檢已故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木者質樸訥者遲鈍

為仁在乎立誠誠立則不敢欺人故其質剛毅木訥者雖未至仁而與色取而行違者異故曰近仁蓋巧言令色外似而內實偽剛毅木訥外野而內可取聖人所以辨仁不仁者於是可見矣○胡氏炳文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之以學則不止於近矣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懇到偲偲詳勉

皆相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言士之行欲如此然朋友有相責之義兄弟有相友之道故未復以其所重分而言之

此三者皆有忠愛之意蓋士之行雖不可以一盡然以忠愛為本苟不足於茲則其行必不能遠達故夫子以此三者答子路之問可謂親切矣○黃氏翰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義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

切憫怡怡之意常少故夫子箴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即就也

教民謂以善教之也所謂脩其孝弟忠信是也善

入之道本以慈仁化導為務而不以刑殺威嚴為

心然至七年之久則民亦有所感化自能為長上

成善之易入于人如此孟子所謂得民心即此意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教民以戰陣之法也

馬氏曰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古者教民之法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耳目習于

旌旗手足練于干戈自無敗亡之禍若不然則與

猶之于死地無異矣此蓋承上章而言亦不可以

不講武也君子重民命如此

憲問第十四凡四十七章○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原忠名穀祿也言出而

不能有為處而不能有守唯知食祿是可恥也

朱氏曰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

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猶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

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

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為也○愚謂士之於世獨善其身易兼善天下難其於可恥之中自知所輕重可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希望而問也馬氏曰克

好勝人伐自伐其功怨小忿欲貪欲

子日可以為難

矣仁則吾不知也

言能制克伐怨欲而使不行則固人之所難為矣然至於以此為仁

則吾不知也蓋慈愛之德能及物無一毫殘忍之心而後可以謂之仁矣豈止無克伐怨欲之謂哉

論曰心一也仁則為溫和慈良不仁則為克伐

怨欲在其所存如何耳故知德者務用力於仁

而不強事防閑知德之可尊而欲之不足惡也

不知德者徒惡欲之累其心而專用力於克治

殊不知苟脩其德則其欲自退聽徒惡欲之累

已而強欲無之則併其良知良能斲喪遏絕不

復得存是不可不知也若後世無欲主靜之說

者實虛無寂滅之學而非孔門為仁之旨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居室

居處富足無所憂苦乃世俗之所樂然為士者當

有經營四方之志而不可專求安逸之樂苟於此

戀戀不能棄去則於義之所當為者必畏避退縮不能勇為豈足以為士耶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厲也孫順也洪氏

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

此言君子持身之法其處有道則當直言勵行以明正道範士風若處無道則行固不可遜也至于其言則不可不稍收鋒又以避其禍焉君子固不當在道亦不當好盡言以取禍唯有道者能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

此專言有德者必有言仁者必有勇也蓋有德者不貴乎言宜無言矣而必有之仁者不專於勇宜無勇矣而必有之若夫徒有言者務飾於外豈必有德哉徒有勇者血氣用事豈必有仁哉其大小輕重斷而可知矣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适即南宮孔氏曰羿有窮國之君篡夏后相之位其臣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奭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皆不得以壽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馬氏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天下適以禹稷比當時有德而無名位者意蓋在孔子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之言在所當諱故夫子不答唯稱適有君子之行又能尚德之人也

尚權力而輕道德世俗之常態人皆不知其非也今適生於魯卿僭亂之家而其言如此則其得於聖門者深矣蓋有見權力之不可恃而道德之效非有所求而其流自遠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君

之不仁謂雖有愛人之心而無愛人之實也言雖有君子而不仁者然小人而仁者决無之也

此專為小人假仁者而發也夫仁愛而已矣君子固宜仁也然一有害人倫妨政事者則不免為不仁孔子以臧文仲置六關子產鑄刑書為不仁是已小人非不愛人也然無利於己焉則雖父子兄弟猶不能全其恩况他人乎是君子之所以或不仁而小人之必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真愛能勞真忠能誨愛矣而勿勞則為不慈忠矣

而勿誨則為不忠然則父兄之於子弟臣之事君

朋友之相交亦不自盡其心乎

子曰為命禘謀草創之命辭命也禘謀鄭大夫世叔

討論之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行人子羽脩飾之行人

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也東里子產潤色之東里子產所居

文來也子產國相故於其終又潤色之也鄭國之辭命雖出於三子而至其成則子產獨專其美也

此夫子美子產執鄭國之政能用眾材而且言賢

材之有益於國也當時詞命雖不可悉見然以此

章見之則其脩好興戎成敗離合之機頓分可謂

重矣叔向亦云子產有詞諸侯賴之則可見詞命

之所係甚大而子產能用三子之長也

論曰古之稱良相者不在專用己之善而在能

用人之善蓋己之善有限而天下之善無窮故

能用天下之善而後能成天下之善也按左傳

禘謀等三人皆子產之所薦而子產執鄭國之

政四十餘年國不受兵應對諸侯無有敗事非

能用人之善之效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馬氏

日予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

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人當作仁按家語載子路問管仲之為人

如何子曰仁也則人字本仁字之誤明矣而前篇宰我問井有仁章又誤以人作仁蓋人仁同音故互相

誤申孔氏曰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伯氏食邑於駢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伯氏至飯疏食沒齒而

無怨言夫子引之以明管仲之仁也

子產之事見論語者二見孟子者二皆見其為篤

厚君子至于管仲則夫子稱其器小孟子譏其功

烈之卑則視之子產如有所弗及者何哉夫論賢

則期其活人論人則取其適用若管仲之才之功

以王道律之則固不免有器小霸術之譏然至於

其利世澤民有功於天下後世則非子產之所能

及也蓋其才愈高則其望愈重其名愈盛則其責

愈深是所以責備管仲而不貶子產也夫子論人

物或與或奪皆學者之所宜潛玩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此專為貧而無怨者發

富而無驕其事則順不矜於外者能之貧而無怨

其境則逆非內有所得者不能也然此夫子就常

人處貧富上論若學者工夫前告子貢者盡之矣

子曰與公綽為趙魏老則優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優有

餘也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滕薛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

此言人各有能有不能若能用其長而棄其短則

人各得盡其能而天下無棄才也公綽益廉靜寡

欲短於才者而趙魏家大勢重無諸侯之事滕薛

國小政繁有會盟戰爭之事故使公綽為彼則可

而為此則不可此用人之權度也

子路問成人成人謂有所成就之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

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

為成人矣武仲魯大夫名約莊子魯下邑大夫言若四子之長皆足以立世成名而復以禮樂

文之則救偏補闕足以當成人之名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

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此

胡氏以為子路之語今按與前篇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語意相類故從之授命猶言致命也久要舊約也平生之言謂其非大故而平生相諾之言也子路以為若四子之長皆極古今之美速難企及苟節義忠信若此則亦可以為成人也論語取之者益以其言亦合理而夫子許之也

成人之名難矣苟知廉勇藝身實有之若四子之

長而文之以禮樂則可以為成人矣蓋無禮則慢

易之心生矣無樂則鄙詐之心作矣殊能異材獨



步古今者必氣滿意抗揚已陵入自傷其德故非以禮樂文之則不足以為成人矣舊註以謂兼四子之長非也是蓋聖人所不能豈可望之於學者乎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

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亦衛人公明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厭者苦其多而

惡之謂子曰其然許賈之豈其然乎深不然其言也

朱氏曰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

也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知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也

直道者聖人之所沒與也而其跡似直而其心實不直者是枉曲之大甚者聖人之所以譏之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

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

也齊桓公名小白

此專為齊桓公而發之世皆以桓文並稱而不知有彼善於此者故曰正而不諱蓋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莫大於葵丘踐土而葵丘之會正太子以安王室踐土之會挾天子以命諸侯有公私義利之別其他行事可推知也

未論曰知人固難矣論人亦不易蓋知道明而後

能知人能知人而後能論人能論人而後是非邪正定矣唯聖人之言猶權衡尺度一懸而輕重長短無所逃焉傳曰善善長惡惡短若齊桓晉文自王道視之固非純乎正者然以一公論之有彼善於此者故聖人之於桓公獨不沒其不諱之善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若後世儒者之論人可謂嚴而正矣然纖惡不恕片類不掩吹毛索疵古今無全人不恕之太甚也聖人之言則不然小過必赦一善不沒實天地之心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

平齊襄公立無道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從弟公孫無忌殺襄公管

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出奔魯齊人殺無忌魯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是為桓公乃殺子糾召忽死之

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告於桓公而相之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九春秋傳作糾督也當時諸侯會盟有兵車之

會衣衣裳之會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管仲之仁

管仲不死於子糾之難而遂事桓公而相之子路

疑乎其不仁固也然管仲之於子糾非挾貳心以

微功也嘗射桓公中其鉤其所以為子糾者亦盡

矣及其事卒也不避偷生之名遂佐桓公以匡天

下故夫子不論其當死與否但舉九合之功以稱

其仁何者其能脩舉王法輒回風俗利澤恩惠遠

被于天下後世則其為德甚大矣故曰如其仁如

其仁蓋仁大德也非慈愛之心頃刻不怠則固不

可許而濟世安民之功能被于天下後世則亦可

以謂之仁矣故孟子以伯夷伊尹柳下惠君於百

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為仁是也此所以雖

高弟弟子不許其仁而反於仲許之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

之子貢意管仲之不死既不可言况亦相之則能忍其所不能忍者也故疑其非仁者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

而君臣父子之義尚存也微無也正天下也受賜者謂不為夷狄

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豈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諒信也言豈肯若

溼成於溝瀆中而人莫知其名也天之所生豪傑豈偶然哉其可無所自任不愛其身

乎當春秋之時生民之塗炭極矣得一管仲斯民

猶中國之民不得一管仲斯民即夷狄之民管仲

豈可無乎其不死蓋有所抱負而然故曰豈若匹

夫匹婦之諒也

論曰按管子及莊周荀卿韓非越絕等書皆以

子糾為兄桓公為弟然則桓公之於子糾是以

弟殺兄不義之甚者也管仲亦不得免黨不義

之罪夫子何故深與其功而不一論其不死之

非耶蓋春秋之義予以母貴故於嫡庶之辨則

甚嚴而於眾妾之子亦不以兄弟之義論之況

管仲之於子糾盡其心而已矣運窮力屈遂囚  
于魯不避事雙之嫌而成齊桓之業是夫子之  
所以不言其非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僎本文子之家臣文

子薦之與已並為大夫同升在公朝其行如此則謚曰文亦可以無媿矣

文之為謚惟舜文之聖足以當之如文子之薦僎  
纔一事之善耳然其得美謚如此則忘已薦賢之  
為美德從而可知矣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仲叔圍即孔文子祝鮀治宗廟王

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此見為國者在能用人之長又能當其用也苟各  
用其長能當其才則雖以三子之才猶能存無道  
之國况有德之人乎雖以衛靈公之無道猶能保其國  
况有道之君子後世用人者或以一告而棄人之  
長或用之而不盡其能此天下國家所以不免喪  
亡也

子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

作慙也

馬氏曰人若內有其實則其言之不慙然則內積其實者為之也甚難○係詞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夫其言之不作非其行之無瑕者不能豈不難乎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桓成其諡簡公齊君名王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

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是時孔子

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者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三子家也

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孔子自言如此意謂吾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之君乃不能自謀其事而使吾往三子告之何耶

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三子素有三無君之志故拒其謀而天子復以此應之

弑君父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古之法也凡為君為

臣者之所必討而不釋者也豈可量其力之強弱

哉魯之於齊言其近則為隣國言其親則為同盟

而魯之君臣坐縱其賊耳如不聞可謂無人心矣

故夫子雖在告老之列猶不得已而告之夫公義

之在於人心一也一人唱之萬人隨和哀公若聽  
 夫子之言而唱討賊之義天下孰不應之惜乎哀  
 公不能舉其事三子亦懷其私而夫子之志終不  
 得就益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惟其一身之惡實  
 風俗人心之所係在一國則一國之恥也在天下  
 則天下之恥也夫子自任萬世之道故恐斯義之  
 不明于天下請正其罪非徒疾陳恒之惡而已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孔氏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事

君之道以不欺為本然不知犯之之義則或至於  
 阿其所好故又曰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者指道德仁義而言下者指流俗鄙賤之事而言

此猶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之意言君子小人各有  
 所達而君子之所達在道德小人之所達在鄙事  
 在鄙事故為人之所賤在道德故為人之所貴皆  
 其所自取可不慎乎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人之學求之實矣故其所學

無不為己之益是為己也後世之人專為利名而志道之心疎矣然人或資其學而用之則隨其大小

爲人之期是爲人也然於己之身心則無益豈足爲學乎

爲己者必能成物所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若夫釣名于譽誇多鬪靡而不知用力於己之身心者既不能成己爲能成物或雖有爲入之益然無爲己之功其爲人也亦郢書燕說可鄙之甚

遠伯玉使人於孔子遠伯玉衛大夫名環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曰夫子何爲夫子指伯玉朱氏曰與之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對曰夫子欲

寡其過而未能也此言伯玉爲己之功常如不及使者出子曰使乎

使乎凡爲使者必飾詞侈言舉其主之賢而伯玉之使不稱其德而以其心之所不足者而答其主

之賢愈足信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知道之無窮而後識人之不能無過有爲己之實心而後知過之不能寡故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蓋言過之不可浚咎而至於不改然後爲實過也伯玉之使不曰其欲無過而曰欲寡過不曰能寡過而曰未能蓋浚有合乎聖人之心左乎夫子之浚歎之也

論曰後世之學甚過緊密務制斯心欲一毫不



容人指摘殊不知人非木石不能無過但在能知其過則速改以從善也若欲強無過則不至於灰其心槁木其身必至於把捉矜持外飾內非故曰君子不貴乎無過而貴乎能改過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朱氏曰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弟子因上

章之語而類記之也

上章專為謀政者言此章泛言君子平日之所期

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邢氏曰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言顧行行顧言故言浮其實君子所恥嘗曰古者

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君子之務實也如此

子曰君子道者二我無能為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

者不懼

君子道者言君子由此而行之也此三者皆進學成德之要與仁義禮智之目自異矣責

已以明道之無窮又以此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此記子貢之言以

明夫子之實為聖人言夫子所謂君子道者非他即夫子之所有也

此言君子成德之目以勸勉學者也其曰我無能焉者雖若謙辭然本以道之愈無窮而聖人之知益隆故也子貢知之故曰夫子自道也猶曰夫子既聖也

子貢方人方比也言比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

則不暇賢乎哉似褒之而實所以激抑之也夫子言我則自脩之不暇而何暇於人

子貢方人自是有才識者之常態然好比方人物

則其自治必疎矣是以君子含容沈默自治浚切

不以此方人物為事蓋知自治之難而方人之無

益也

論曰舊註曰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雖亦窮理

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于外而所以自治者

疎矣夫臧否人物聖人固有之矣然其論之也

矣將以為己之鑒戒而非以比人為學也若不如

慎此而徒論人物之短長則益驚多言而於道無

分毫益晦菴之學專主窮理以論人物為格物

末之一端故遷就其說而不自知其益于孔子之

意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巳知患其不能也

朱氏曰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誦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柳謂辭言不逆不億則可謂誠真也而又有先覺之明焉則無為人欺罔可謂賢矣

不逆詐不億不信唯誠直之人能之然未為至也

加之有先覺之明而無誣罔之失則非明睿之君子不能真賢者也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桺桺者與無乃為佞乎

微生姓畝名桺桺依依也為佞謂務為口給以悅人畝蓋以夫子誨人不倦為為佞也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言我似此桺以天下為終不可為而堅執不返也夫子雖不斥其非然其警之亦深矣

畝蓋有齒德而隱者絕聖棄智之流故以夫子為為佞而夫子答之意直義明不少著形跡豈非和氣充盈觸處皆道邪蓋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

欲與天下共同斯善而不敢為過高之行豈隱者  
執一而不通者所能知乎哉○夫道通則行固則  
滯通則舉一而百順固則執一而百廢孔子曰疾  
固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蓋為此也推之  
學術揆之政事其是非得失成敗通塞皆自此而  
判可不察乎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驥善馬之名  
德謂調良也  
此章如詩六義之比蓋馬之有驥猶人之有君子  
也驥非無力而不以力稱君子非無才而不以才

稱然則有才而無德其為小人也必矣

或以德報怨何如德謂  
恩惠子曰何以報德報以得其  
當為是既

以德報所怨者則於其有  
德於我者將以何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非  
邪正  
各隨其實不增不減曰直以此待所怨者可矣若於  
其有德于我者必以德報之不可忘焉若此而後兩  
者各得其當

以直報怨猶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無所用心  
也以德報德謂善則揚之不善則藏之也○朱氏  
曰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  
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

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  
 讐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  
 論曰以德報怨則害義不可行也以怨報德則  
 賊仁不可為也唯如夫子之言而後仁義兼盡  
 各得其當譬諸天地之化賦與萬物而物各得  
 其所也又曰怨與讎自不同如君父之讎不共  
 戴天者不在此限  
 子曰莫我知也夫此夫子自道以嘆然契者之難子貢曰何為其莫  
 知子也子曰不然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平

下學者習人事之近也  
上達者造道德之奧也

朱氏曰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  
 但知下學而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脩循序漸  
 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  
 則見其中自有入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論曰何謂天知之乎曰天無心以人心為心直  
 則悅誠則信理到之言人不能不服此天下之  
 公是而人心之所同然以此自樂故曰知我者  
 其天乎斯理也磨而不磷摧而不毀雖不赫著

于當時然千載之下必有識之者矣此聖人之所以自恃而忻然樂以終其身也

公伯察想子路於季孫公伯察魯人想諸也子服景伯以告曰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服景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察其如命蓋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察之言也陳尸也言欲誅察

何言道之行廢皆繫於命而非察之所能為也

聖人之於事有言命者有不言命者蓋於道之行

廢世之治亂每必言命為其在天而不在人也至

于出處進退利害取捨之際則必言義而不言命

為其由已而不由人也夫眾人雖決於命而不堪

其憂苦不知命也賢者雖能委命而不能安焉又

以其不真知命也唯聖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

入而不自得益知命之至泰然自安亦靡所動于

心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子曰賢者辟世世者舉一世而言辟世者天下無道則隱蓋與世推移不露形跡非有道之士和而不流者不能故稱賢者

不可下斥且桀劣之流而言也其次辟地去亂國

雖見機之遠然不如避世者其次辟色不善之色見於顏面則去

之却然自得也故曰其次

比辭地者則迫矣其次辟言不善之言發於口則去視辟色者則亦著矣故以此終之

君子之仕也將以行其所學也然苟有所不合則不肯在其志以取禍也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辟世者隱見關於天下辟地者出處系于下國辟色者禮貌衰而去辟言者有違言而去皆雖不失身于亂世而有大小遲速之異故次第而言之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原文恐有七人之姓名今不可考

此又上章之意○輔氏廣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

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略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啓門蓋賢而隱者也自從

也問其何所從來也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晨門知世之不可為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

此知夫子之德而未知夫子之道也人之不得不與入為群猶鳥獸之與鳥獸共群人將去人而何適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蓋道有顯晦而無可泯之理世有升降而無不可為之時夫子皇皇於斯世者蓋又有可為之理而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故也其為仁也亦大矣晨門之徒何足以知之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磬樂器蕢草器也荷蕢者負也既而曰鄙哉硜

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朱氏曰硜硜石

聲亦尋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

深之宜子子曰果哉未之難矣果哉謂往而不返難其果於忘世也末無

也言苟不可其意則不肯有為於世此亦無難為者矣

夫子憂世之心不能一日忘于懷故其心自發于

磬而荷蕢者聞而知之則亦非凡人但於聖人仁

天下之心則未之知也蓋聖人視天下猶一身視

其陷溺猶痒疢疾痛之切于我身豈欲離世絕俗

而獨善其身乎世衰學廢人不知大道之所在故

高視隱者而難其所行殊不知人之所難者在於

周旋人事維持世道使不至于禽獸若夫絕世離

俗獨善其身何難之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高宗商王武丁也諒

陰鄭氏讀作諒闇言天子居倚廬不言謂不論議政事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

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古者世淳民忠其執親之

喪三年悲哀未嘗言家事故曰古之人皆然諸侯死曰薨豈殷之時天子之外亦言薨而夫子仍稱之鄭

總已謂總攝已職冢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三年不言也

商道中衰諒陰之禮久廢不行獨武丁能舉而行

之見衰戚之深能盡人子之道宜平其中興商道

而得稱高宗也○按三年不言者謂專委冢宰不

敢言事非緘口而不言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子貢

曰予若不言則小子何述焉亦非曰欲緘口無言

也蓋欲無與門人論道也古文書云既免喪其惟

不言又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出於

後世之附會明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上之於民莫不欲其易使也然每不得若其所欲

者蓋不得其道也夫治國平天下以禮為本而

後上下辨而民志定昔者先王之御民也一號令

之發一政事之出其應之猶水之就下不敢後者

民能知上下之辨而莫敢不敬故也故治民之要在禮而不在法

論曰夫子之教人曰德曰學曰禮曰義必以好

為上嘗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又曰吾未

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好則熟熟則驗驗則其

應無窮矣漢唐以來莫不置禮闈設禮官以講

出儀文度數之詳然而徒為虛器不達於天下者

豈非纒供文具而好之之心未至故乎孟子曰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亦謂好之之益甚大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己者對人之稱脩己者安民之本以此治國平

天下亦無難為者敬者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之謂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

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百姓者盡人之稱蓋脩己

以敬則既盡矣然以子路猶少之故再三言之以明其脩己之外無復餘法也脩己以安百

姓堯舜其猶病諸此極言脩己之效而以堯舜其猶病諸明其功之甚大而難及也

脩己者治人之本仁以體之禮以存之而後可以

脩己敬者治民之要安者功用之盛皆無出于脩

已之外蓋推脩已之極功則堯舜之盛亦不過此  
舜之恭已而正南面子思所謂篤恭而天下平皆  
此義也

論曰古人言敬者多矣或就天道而言或就祭  
祀而言或就尊長而言或就政事而言皆有所  
敬而然曰脩已以敬曰居敬而行簡皆以敬民  
事而言未有無事而徒言敬者也若後世之言  
敬者異哉

原壤夷俟原壤魯人孔子故舊夷踞俟待也見孔子來而踞踞以待之也子曰幼而

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述猶稱也賊害也幼而不孫弟不順上也長而無述  
無善狀也老而不死久偷生也故曰賊也孔子歷責  
其已往者以警其將來也

敗風俗害人倫惡之大者也以聖人之盛德於故  
舊之人其責之猶無所恕如此孟子曰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其原壤之倫乎

關黨童子將命關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  
傳賓主之言蓋童子初入門不待未  
子之命自進或問之曰益者與將命長者之職也童  
而將命也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論語古義 卷之七 四十三

子當隅坐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求益者自躬以牧今此童子如此則欲速成者爾

此因上章而類記之猶前篇公冶長可妻及子華使於齊章之意蓋原壤嚴以誨之也童子寬以育之也聖人之道溫威並行而不拘于一如此亦編者之微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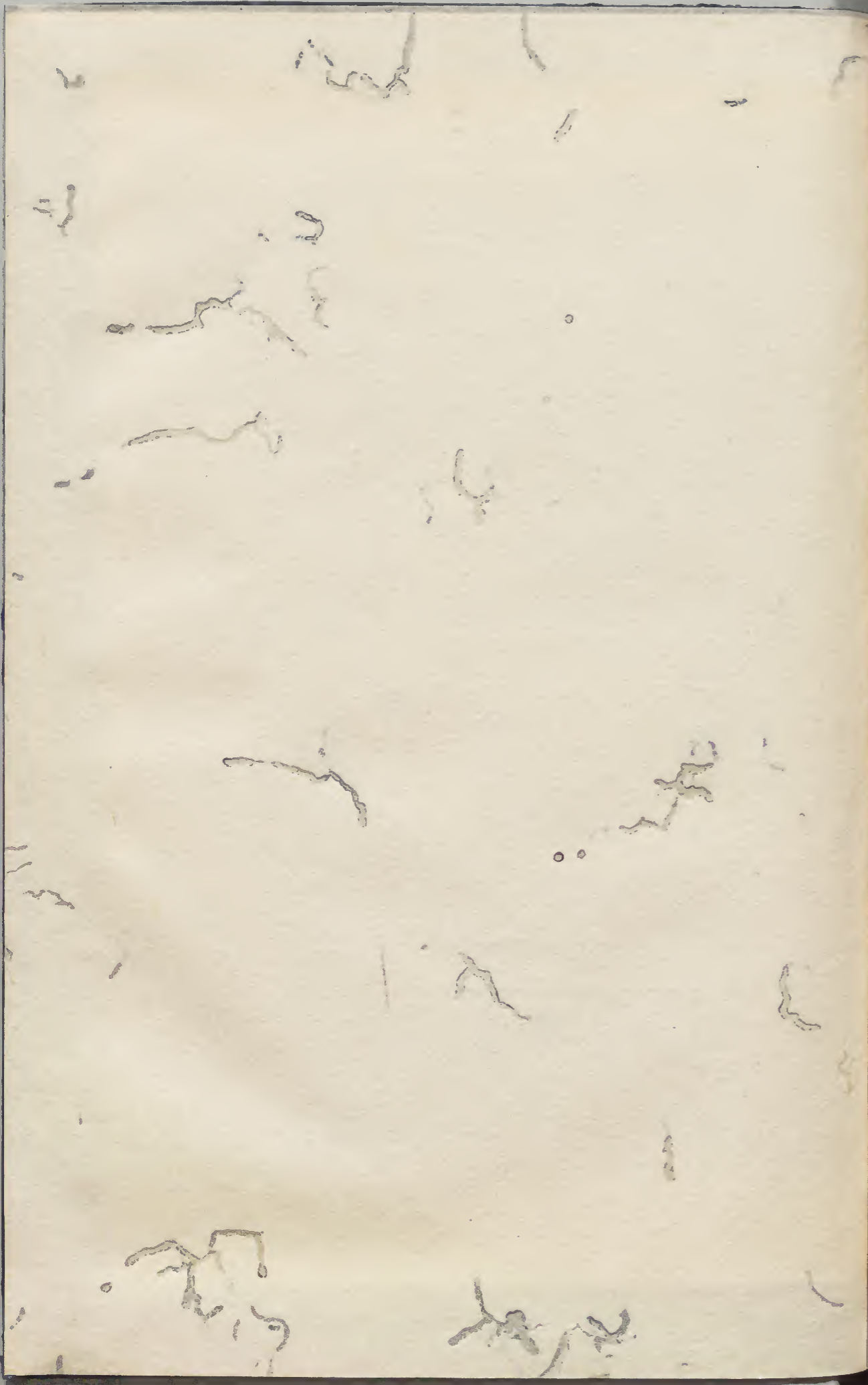
論曰夫子之於童子豈無甚過寬乎蓋聖人之教人也以開導誘掖為務而不以束縛羈縲為事譬諸種樹屈幹蟠枝者雖足悅其觀然不見

其達材生於岑蔚間者不煩人力自有棟梁之材所謂如時雨化之者是也夫子之於童子欲長育其材而不欲強成之也實造化涵育之功不可以過寬目之也

論語古義卷之七 畢

論語古義卷之七 畢

子曰  
君子不器  
子曰  
君子欲讒也而不可得者  
小人欲讒而不可得者  
子曰  
君子欲讒而不可得者  
子曰  
君子欲讒而不可得者



Right page of an open book with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page is framed by a dark border. The bleed-through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match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on the reverse side. The paper is heavily stained and wrinkled, with a yellowish-brown hue.

